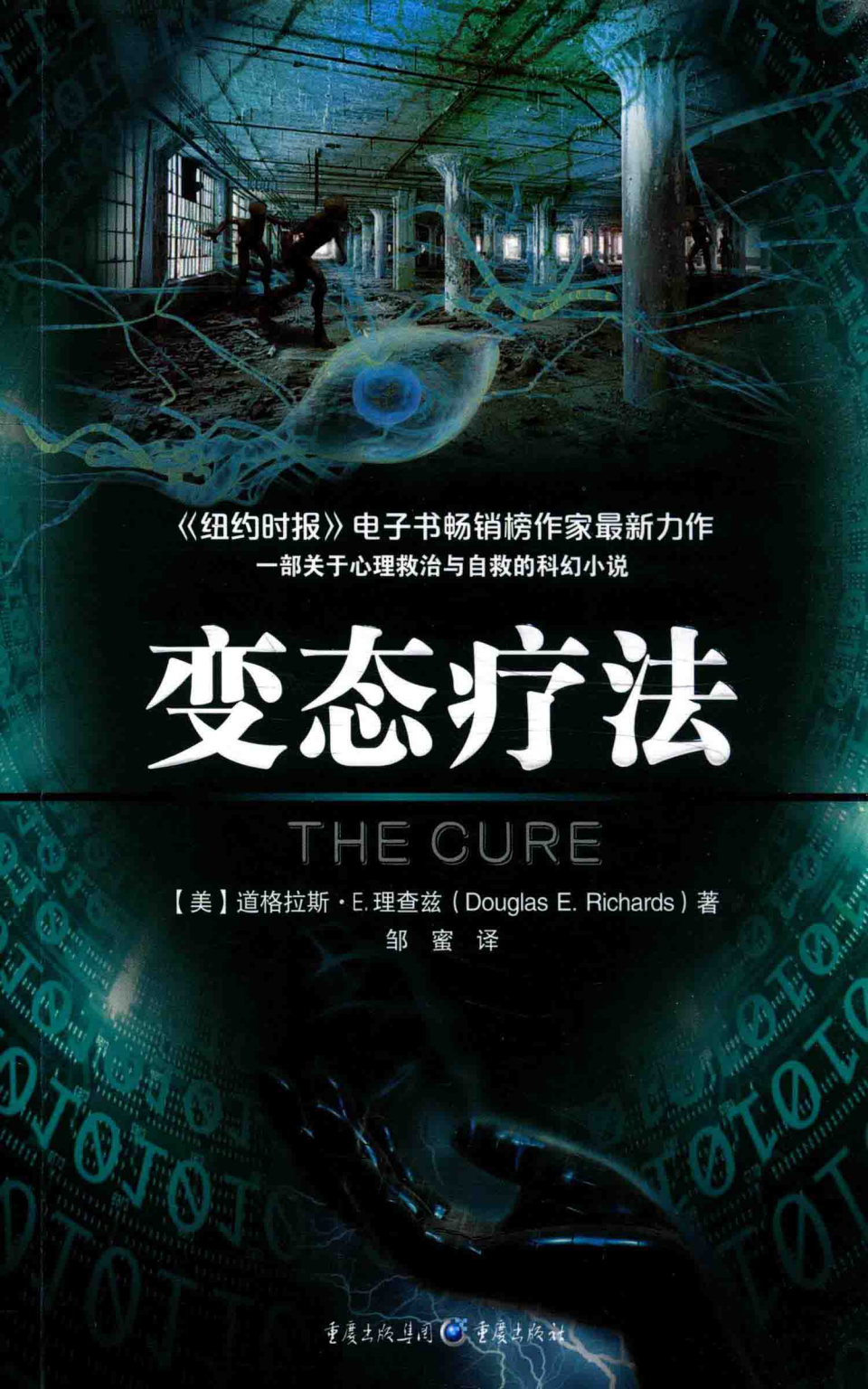




《纽约时报》电子书畅销榜作家最新力作
一部关于心理救治与自救的科幻小说

变态疗法

THE CURE

【美】道格拉斯·E.理查兹 (Douglas E. Richards) 著
邹 蜜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纽约时报》电子书畅销榜作家最新力作
一部关于心理救治与自救的科幻小说

变态疗法

THE CURE

【美】道格拉斯·E.理查兹（Douglas E. Richards）著

邹蜜译

THE CURE by Douglas E. Richards

Copyright © 2013 by Douglas E. Richard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4)第11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态疗法 / (美) 道格拉斯·理查兹著; 邹蜜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7
书名原文: The Cure
ISBN 978-7-229-11756-6

I. ①变… II. ①道… ②邹… III. ①心理变态—
精神疗法 IV. ①B846 ②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2426号

变态疗法

BIANTAI LIAOFA

[美]道格拉斯·E. 理查兹 著 邹蜜 译

责任编辑: 张立武
责任校对: 周太华
装帧设计: 程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9.5 字数: 218千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756-6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特别感谢威斯康辛大学精神病学副教授兼博士迈克·柯尼希斯。感谢他与我分享他为了科学研究只身前往监狱与杀人狂魔谈心的经历。

你比我勇敢得多。

序 章

艾琳·帕尔默将一大块披萨塞进了嘴里，三下五除二的就嚼掉了，嘴里还不断发出“嗯哏嗯哏”的声音。她饿坏了。

艾琳的爸妈和妹妹安娜刚伸出手去拿桌子中间那一大块披萨的其中一小块时，她已经开始吃第二块了。

“艾琳，太神奇了，”她爸爸用夸张的语气说着。“你这双手天生就是魔术师的手呀。”他转头看向艾琳的妈妈。“谢丽尔，你看到没？她动作好快，就好像服务生端上来的时候就少了一块一样。”

她爸爸是在调侃她，不过艾琳知道她爸爸不是真的为了她的没礼貌而生气。他已经为晚餐如此晚道歉了。他们通常六点吃饭，现在刚过了七点半。安娜放学后加了餐，不过艾琳跟当地的其他六年级学生一起参加了足球训练，她就像是从来没吃饱过一样。

她妈妈打趣地说，“我们女儿确实很有一手。”

“艾琳，你真的不想尝试一下网球？”爸爸问道。“我的意思是你足球已经踢得很棒了。不过手那么快的人应该找到一项，瞧，可以发挥你手上特长的体育运动。”

艾琳叹了一口气。她父母不会错过她的任何一场比赛，不过她知道她爸爸并不是足球迷，尽管爸爸声称他是。“足球不是你最喜欢的运动项目吗？”她开玩笑地反问道。

“确实是，”爸爸老顽童一般咧嘴笑着答道。“我是说要是让我在赢一百万彩票和看一场足球比赛之间作出选择的话——还确实挺纠结的。”

“爸爸，你应该选彩票，”安娜很机灵地给出了建议。

小屁孩，艾琳暗想。有些事儿小孩子是不会明白的。艾琳快十二岁了，她妹妹才八岁半。“安娜，他在说笑呢，”她叫道，“对他来说一点不难。”艾琳转头看着她爸爸。“爸爸，说实话吧，要不是我上场，你会看足球吗？”

“嗯……可能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比赛还是会看的，”他边说边眨了下眼睛。

“啊哈，”艾琳得意洋洋地说道，“我就知道足球不是你真正最喜欢的运动。”

“艾琳，你和安娜参与的任何体育项目就是我最爱的运动，”爸爸一字一句认真地回答道，妈妈也点头赞同。看着他们充满爱意的眼神，艾琳知道他们说的是真心话，心头不禁一暖。他俩特别擅长这样。两人都是有趣、聪明和蔼的父母，他俩对艾琳和安娜热烈的爱充满着每一天的每一秒。

帕尔默一家人继续分享着那块巨大的披萨，不过已经不像开始那么饿了。吃完后，他们等着结账。特德·帕尔默说在回家路上他得去办公室一趟。

“为什么呀？”安娜问道。

“我得去瞧瞧辛克莱夫人的小狗，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下午的时候我给它做了绝育手术。辛克莱夫人让我照看它到明天早上。”

“它叫什么名字？”安娜问道。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爸爸一脸严肃地说道，“辛克莱夫人。”

“爸爸!”安娜提高了嗓门说道,“晕倒,我问的是狗的名字。”

“凯瑟琳。”

安娜愣了一秒,“狗的名字叫凯瑟琳?”

爸爸点了点头。“真的就叫这名儿。我发誓,我可能不会用这个名字,不过,它不是我的狗呀。”

“它可爱吗?”安娜说道。

特德·帕尔默转了转眼睛。“有没有搞错?你见过哪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幼崽不乖的?它们生来就可可爱至极了。”他停了一下。“事实上狗狗们就是进化成可爱的样子的。无法抵抗的可爱,吸引着人类——食物链最顶端的生物。”

作为一名兽医,他已经跟他的女儿们解释过很多次进化论了。艾琳已经完全理解了,不过她不确定安娜是不是跟她一样明白了。至少不是完全明白。

“有意思!”艾琳的妈妈说道。“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作为最先进化成为人类好朋友的物种一定获益不少。”

“获益丰厚,”特德·帕尔默说道。“我们国内差不多有八百万只狗。大多数的狗狗在家里都被捧为掌上明珠一样。但是,在生存特征各个方面(除了讨人喜欢这一点)超越狗的狼却濒临灭绝。”

“那猫呢?”安娜说。

“问得好。猫跟狗比与人类有着不同的友谊关系,不过它们和人类的关系也不差。”

“我想我也会养只宠物。”艾琳突然说道。

爸爸和蔼的脸上慢慢浮现了一丝微笑。

“对,我也要养,”她的妹妹也附和着。

“当然可以,”妈妈苦笑着说道,“没有小孩梦想成为专利

律师。”

“不是这样的，妈妈，”艾琳立即反驳道，“嗯……那是我的第二选择。”

“当然了，”谢丽尔·帕尔默大笑着。

“孩子们，你们都还小，”爸爸说道，“如果你们想要成为兽医，那就太好了。不过未来还有很多事情可能发生——所以你们要敞开心扉接受其他事物。”

“像是专利律师？”艾琳说道。

“我们现在不要钻牛角尖了，”爸爸极力保持着不笑出来。

妈妈向爸爸扔过去一张揉着一团的餐巾，两个女孩咯咯地笑着。

很快他们走出了餐厅，朝着特德·帕尔默的办公室去了，今天晚上肯定是不用加餐了。夜幕已经降临，俄勒冈州德福镇宁静的夜空美得出奇，像往常一样。小镇周围几英里以内都没有任何工业，尽管俄勒冈的雨太多了，不过当天空晴朗的时候，绚烂的星空中，月亮皎洁如画。

从一条狭窄简单铺整的小道步行四分之一英里就到了隐藏在密林中的帕尔默宠物诊所，这里人迹罕至。冷杉树和黄杉木将诊所围了个严严实实。特德·帕尔默觉得宠物和他们的主人们会喜欢这样宁静安详的环境的。诊所里每间屋子都涂成了淡蓝色或薄荷绿，墙上挂满了猫猫狗狗们的可爱海报。

她们俩互相打闹着，爸爸把门一打开，两人就争先恐后地朝着她们觉得小黑狗应该在的地方跑去，跑过两个检查室，穿过另一扇门，进入一间大屋子，是药房兼康复室。

装小狗的笼子在屋子中间的条桌上。安娜先碰到了箱子。

她发出毛骨悚然的尖叫，艾琳从来没听到过她妹妹发出这样的声音。只有八岁女孩才能发出这样原始的尖锐凌厉的叫声。

小狗被杀死了。碎尸了。

艾琳比她妹妹只晚了几秒看到小狗，她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炸开了。她努力深吸一口气，想要弄明白她看到的一切。她不忍看下去，但是她的目光又从可怜的狗狗身上移不开。身体不听使唤了，就像是僵在那里了一样。小狗的腿被砍掉了，软软的黑色耳朵也被砍掉了。弱小残缺身体上的黑色绒毛满是凝结的血迹。

艾琳的头似乎动不了了，不过她让自己不再定睛去看可怜的小狗的每一处伤口。她弯下腰朝地上呕吐，她父母惊恐地从门外冲进来，分明是被他们小女儿不同以往的惨烈叫声吓坏了。

爸爸瞥了一眼黑色小狗的尸体，立即将两个女儿轻轻地从箱子边推开，让她们到妈妈身旁，妈妈一只手护着一个。艾琳转过身，继续将胃里残留的食物都往地上吐了个一干二净，然后又立马缩回到了妈妈的怀抱。

特德·帕尔默在屋子翻找任何可以当做武器的东西，用来应对可能还没逃走的凶手。

不过太晚了，因为安娜的尖叫，已经有人知道了他们的到来，那人冷静地站在房间对面的门的旁边，摇晃着一一直加长了枪管的手枪。尽管艾琳还有几个月才满12岁，但是从她以前在电视看过的动作片中，她立马认出了那是无声手枪。

那人拿着枪向他们靠近，艾琳一家就往后退，已经退到靠墙的桌子旁边了。在他们头顶上是一幅三英尺宽的墙纸，贴在紧挨着墙的天花板上，上面画着一只正在玩球的斑点狗。

这位不速之客歪着头像是很生气。“我这个星期运气真是糟透了，”他的语气像是要得到大家的同情一样。他对他所说的运气不好是那么轻描淡写，就像是打印的时候卡纸了一样，而不是他碎尸一只无助的小动物时突然被人打断了。

“你想拿什么随便拿吧。”特德·帕尔默说道，“别碰我们。”

那人冷冷地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你要是告诉我们你来这里做什么，”谢丽尔·帕尔默说，“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帮上忙。”

“警察一直在追我，”闯入者说道，好像尝试着跟特德一家人合作。“我觉得他们太不了解我了。”他又说道，像是想不明白为何会到这种境地。“不过我觉得这也不足为奇了。反正，我一直很低调。那些警察差点就在附近抓到了我。不过我把他们引到另一边去了，我徒步到了这儿。我想这是你的宠物诊所吧，”他看着特德·帕尔默说道。“我无意中就走到了这儿，发现这里太完美了。我今天晚上能在这里过夜，还不会被发现了。”他摇晃着他的头就像是在训斥一个孩子。“现在你们把我的计划给毁了！”

艾琳觉得几乎不能呼吸，就像是她的喉咙被完全堵上了一样。她把妈妈的臂弯搂得更紧了，看着爸爸的脸。她看得出来他心里在翻腾。“真是不好意思。”他冷静地说道。“另外一间屋子里有一些大点的箱子。你可以把我们关在里面，然后你再走。我们不会惹什么麻烦。你还是可以像你之前计划的一样在这里过夜。”

“不用，”他难过地说道，“我挺感谢你的提议的。不过我觉得可能行不通。”

就在那短短的一秒，艾琳感受到了恐惧。时间似乎凝固在那一秒，让她突然预知到了惊骇。闯入者相貌清秀，看起来非常正常，除了他的眼睛——完全呆板，毫无生命气息。一双眼睛与世事无关，没有感觉、没有感情、没有同情……

他微微挪动了一下手臂，朝艾琳妈妈快速地开了一枪，妈

妈的整个脸都炸开了花。特德·帕尔默大声叫喊着冲向了那人，但是子弹在他身体中间爆炸了，胃的正上方，血流像消防栓流出的水一样喷了出来。惯性让他又朝前冲了三步，撞击在了装满了药瓶和医疗仪器的玻璃药柜上，好几片玻璃插进了他的脸、脖子和手臂，随同露在外面的内脏流出了鲜血。

不！艾琳内心在呐喊；极度悲伤的恸哭是没有声音的，却渗入了她每一丝身体和心灵，仿佛要把她的理智撕个粉碎。安娜在她旁边尖叫，她的声带还可以发声，但是只是在她姐姐身边尖叫而已。艾琳人都软了，一阵眩晕，心脏在胸脯里狂跳。就在一眨眼的工夫，她的双亲就离她而去了。不可能。怎么会！

闯入者用呆滞无光的眼神瞪着安娜，就好像他有开关一样，安娜停止了尖叫。他歪着头鼻子吸了一下：“有人在这里呕吐了吗？”他说道，第一次朝地上望了望，看到了两堆半消化的披萨和面包棍。

“我们去另外一间屋，这里太脏了，”他冷冷地说，表情没有一丁点的变化。

两个女孩都在不停抽泣呜咽。闯入者把安娜从她倒在地上的妈妈身边拉开，一只手紧紧环绕着她的腰，安娜试着咬他的手臂，情绪激动的抽泣让这一口不够狠，他用手猛抽她的脸，艾琳觉得他都要把她妹妹的头打飞了。安娜边哭边尖叫，脸在痛苦和恐怖中扭曲。

“不许再这样，”那人说道。

他转头无情地望着艾琳，“来吧，”他说，“我们走。别磨蹭。”她正犹豫，他用坚硬的鞋尖踢了她的腿。艾琳痛得觉得腿都要断了，几乎失去知觉。

“快点，”他又催促道。

男子拖着安娜进入了旁边的房间，艾琳一瘸一拐跟在后面。

他找到一个狗脖套，套在了艾琳脖子上，把她拴在了一张桌子上。

“呆在这儿，”他命令到，走开几码用他的大掌捂住了安娜的小嘴巴。“你们把我今晚的私人时间给搅乱了，你们活该，”他特别说明了一下。

这时，药房的门突然冲开，艾琳的爸爸跌跌撞撞闯了进来，扭曲着冲向闯入者和她的妹妹。他腹部中了枪，显然已经失血大半，但是他眼里有着超人般的坚定眼神，艾琳意识到是爸爸对女儿们的爱才让他撑到了现在。

那恶魔面无表情地伸手拿枪，但是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特德·帕尔默踉跄着倒在了他脚下。

那恶魔放下了枪，笑着摇摇头，说道：“别告诉我你也想看？”

艾琳的爸爸往前扑了过去，扎进了那人的腿下部。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藏好的充满了未知液体的注射器深深刺进了闯入者的肉里。然后她爸爸倒在了旁边，死神最后还是将他带走了。

那人杀了安娜，微笑着走了过来，然后倒在了地上，他的眼神呆滞，他猛烈地抽搐了好几次，然后心跳停止了。

不论特德·帕尔默注射了什么药物，这种药物最后总算产生了效果。

艾琳·帕尔默的一小部分松了一小口气，但是她所遭受刺激的强度仍然让她神经紧绷。她几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模糊的。她继续轻轻地抽泣着，直到心甘情愿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早上，她爸爸的护士卡罗尔来上班，才发现了犹如停尸房的办公室。一个小时后，整栋建筑就挤满了警察，还有

两名心理学家，艾琳仍然没有动，蜷缩成一团。

她心里已经死了，尽管躯壳还活着。她爸爸用尽所有力量救他的女儿们。但是艾琳什么都没做。现在她在这世上孤零零，剩下的只有她的懦弱和羞愧。在经历了足以让她失去理智的一切痛苦后，只剩她孤单一人了。

一位女性心理医师轻轻地把艾琳弄干净，然后把她抱入怀里，将她带离了恐怖的现场。感受到人类善良的触摸让艾琳的心暂时从隐蔽处重新跳动了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她心里的某个声音向冷漠的宇宙寻找答案。那个人怎么能夺走她的一切？为什么上帝允许这样的恶魔存在？

艾琳机械地歪着头，看着咨询师的眼睛，“为什么？”嘶哑的声音轻轻问道，充满了恳切。

这是艾琳·帕尔默在接下来的二十七天中说的最后一个词儿。

第一部分

科学家解码精神病患者大脑

2012 年 5—6 月《科学》杂志

“精神病患者有着反社会人格障碍，表现为缺乏同情心、道德心和同理心……精神病患者感受不到害怕或他们简单地无视害怕……普遍认为精神病患者都有暴力犯罪的趋向。据估计虽然只有 1% 的人口是精神病患者，但是他们占到监狱囚犯的 11% 到 25%。

……在健康的个体身上，看到违背道德的图片会激活扁桃体的某个区域，而这个区域在精神病患者身上却没有被激活。扁桃腺与处理感情相关。

……在检查了因谋杀、各种强奸和勒颈等而入狱的精神病患者大脑中“连通道路”，研究显示精神病患者的连接眶额叶皮层和杏仁核以及大脑视觉中心的脑白质比健康个人的要薄弱得多。”

研究证明精神病患者拥有完全不同的大脑结构

2012 年 7 月《芝加哥论坛报》

“……研究显示以缺乏同理心为特点的精神病患者的大脑灰质较少，而这些灰质是大脑中起到理解人类感情作用的重要

部分。

……布莱克·伍德的团队对英国 44 名男性暴力罪犯的大脑进行了核磁共振扫描，这些罪犯包括谋杀、强奸、谋杀未遂和严重身体伤害……结果显示这些罪犯的前额皮质前缘和颞极的灰质明显少于非精神病罪犯和无犯罪者的灰质。

研究人员说这些大脑区域对于理解他人的情感和意图非常重要，当人们想到道德行为时，这部分大脑即被激活。缺乏同情心、对于恐惧和悲痛的反应低下、缺乏像内疚和尴尬的自我意识情绪都通常和大脑这部分的损伤相关联。”

艾琳·帕尔默把她已经开了十五年的道奇车停好了，比想象中停得更稳，特别是在沙漠骄阳下熬了这么久，在后视镜中打量了下自己。她紧扎头发，挽了一个发髻，这样让她的额头看起来特别大。她从盒子里拿出一副眼镜来，这副眼镜镜片又大又奇怪，镜框是厚厚的棕色塑料，跟她的脸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戴上眼镜，检查了下妆容，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十五年的印记，脸上有皱纹已经不是如丝般光滑的肌肤了。

她下了车，整理了下她浅褐色的职业套装，外套没有腰，剪裁也是让人不能从脖子以下判断出是男是女，就像是长袍一样裹了个严严实实。

她离开了车，路过一块立在低矮的仙人掌和山艾树丛中的牌子，牌子上写着“亚利桑那州立监狱——图森”。这是贫瘠荒芜的沙漠中间一块小小的绿洲。

又是一天在她已经当作是自己家的地方工作。

她走向入口，大院的四周被围栏围起来，高高的围栏上布满了可怕得足以致命的铁丝网线圈。囚犯们在干燥满是灰尘的院子里往返锻炼，队伍最末的那个穿着橘色的囚服：有些穿着宽松的长裤和橘色的T恤，有些人在沙漠寒冷的早上选择穿上一件橘色的卫衣，但是所有的衣服上都印着三个巨大的黑色字母——ADC，亚利桑那州狱政局。

她在一个机械库里递交了扫描通过安检程序，两扇厚重的金属门由控制站里的警卫操作后缓慢滑开，她终于从里面走了出来。第一扇门没有完全关闭之前，第二扇门不会打开，所以有那么片刻她被困在了两扇无法打开的门之间，这叫做“舷